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到2020年只有3年的时间，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尽锐出战，精准施策，不断夺取新胜利。3年后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习近平主席二〇一八年新年贺词

精准脱贫攻坚战 进行时

驾着“三臂神兽”，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

重庆秦巴山区城开高速工地见闻

新华社重庆3月18日电（记者陈国洲）秦巴山区，城口县至开州区高速公路城开隧道工地上一片欢腾。

工人们为项目新引进的隧道掘进“神器”——国产三臂凿岩台车披红挂彩。机器轰鸣，这种被工人们昵称为“三臂神兽”的庞然大物开进洞口，拉开了新的一年隧道施工的大幕。

位于秦巴山区深处的重庆城口县是重庆脱贫攻坚主战场，总长约128公里的城开高速是城口18万群众盼望已久的致富路。然而，城口县群山连绵、沟壑纵横，地质条件复杂，高速路成为当地脱贫的一块硬骨头。

“用先进技术啃下硬骨头已经成为脱贫攻坚一线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重庆高速工程顾问公司工程部副部长王心飞说。

记者看到，“三臂神兽”外形像一台巨型挖掘机，车头前方有三条十几米长的机械钻臂，是专门在隧道施工掘进中打炮眼的重型装备。“有了这个大家伙，我每分钟可以完成2米的钻探，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200个炮眼的任务，比以前快了将近一倍！”坐在驾驶室里，三臂凿岩台车班班长冯祥权自豪地说。

冯祥权告诉记者，打炮眼是隧道施工中最危险的一道工序。过去传统的施工方式需要20-30个工人为一组，站在隧道施工“掌子面”岩石下面用钻杆打孔，碎石就在工人眼前掉落，一旦发生局部坍塌就会威胁工人安全。

现在驾驶“三臂神兽”，只需开到“掌子面”十几米外，坐在驾驶室里伸出长钻臂，就可以远距离施工。不仅节省人力，而且安全度大大提高。据了解，目前城开高速施工中共有十多台三臂凿岩台车分布在各个隧道作业面上，一半以上都是中国制造。

“不仅有‘三臂神兽’，我们还用上了‘蜘蛛侠’和‘蛙人’。”重庆高速工程顾问公司副总经理佘健说，城开高速的桥梁隧道比高达77.6%，其中穿越大巴山区的60多公里道路几乎全部由超长隧道群构成，是“三臂神兽”大展拳脚的舞台。而由于峡谷众多，许多地方甚至连基本的施工作业面都没有。这时候，工人们需要从悬崖上吊钢丝到很小的作业面上工作，变身“蜘蛛侠”；一些跨越深沟湖泊的路段，工人们又得潜水到几十米的水下作业，变身“蛙人”。

“上天、入水、钻山……中国工程强大的技术和装备保障能力让我们在脱贫一线豪情满怀！”王心飞说，这条高速路修通后，城口县的高山荞麦、腊肉等各种备受城里人喜爱的土货、山货将沿着这条大动脉走出深山，革命老区产业脱贫的道路将越走越宽。按计划，城开高速将在2022年建成通车。

▲拼版照片：右图为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永乐镇四莫村，冷水屯党支部书记蒙梦萍（左三）和种植橘子的群众在一起（3月1日摄）；左上中下图为村民在采收橘子（3月1日摄）。近年来，冷水屯大力发展果蔬种植和山羊养殖业，带动群众脱贫致富。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全县“九山半水半分田”，交通不便，生存环境较为恶劣。在各个苗寨里，大批扶贫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和村干部、党员、致富带头人、贫困群众一道，组成一支支脱贫攻坚队伍，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加快实现脱贫致富。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我们的队伍

高原扶贫路上的『闺蜜档』

据新华社成都3月18日电（记者周相吉、康锦谦）身材高挑、打扮时尚的女企业家卢蓓蓓发动闺蜜们参与高原扶贫，组成一支“扶贫娘子军”，这成了她亲朋好友最近热议的话题。

3月刚过半，卢蓓蓓又琢磨起她的“回村计划”。这位热情又聪明精干的女性现在有“双重身份”，既是一家公关公司的董事长，又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德拉龙村的爱心帮扶人士领头人。“这次回村里，我得把村民们心心念念的电脑给带过去。”接受记者采访时，她不停念叨着。

不仅自己当爱心帮扶人士，卢蓓蓓还把自己的闺蜜们都拉过来，共同致力于帮助贫困村脱贫致富。现在，这支包含22名女企业家或者公司高管的“扶贫娘子军”，成了推动德拉龙村发展的重要力量。

几年前，成都市锦江区对口帮扶援建炉霍县。2018年6月开始，成都市锦江区引入众筹帮扶理念，在企业家、爱心人士、民主党派人士中为炉霍县贫困村聘选爱心帮扶人士领头人。每个领头人再各自发展数量不等的爱心帮扶人士，通过众筹，获得资金、项目、物资等，帮助贫困村发展。

锦江区第五批援藏驻村队员唐瑞告诉记者，德拉龙村在2018年有贫困户25户97人。这个村海拔超过3000米，常年积雪，农作物难以生长，收入方式单一，也无长效增收脱贫产业作支撑，脱贫任务艰巨。

去年十月，卢蓓蓓第一次听到成都市锦江区“招聘”爱心帮扶人士领头人时，就报名了。考虑到村子的客观情况，卢蓓蓓众筹了30万元资金，在炉霍县域内的一处“飞地”建设了一个水果小番茄大棚。大棚交给专业公司运营，村民获得分红收益。

“飞地”是一种探索解决贫困地区资源禀赋不均，贫困村无集体经济、后续发展难等问题的产业扶贫方式。成都市锦江区在援建实践中，在炉霍县内资源条件好的地方集中建设蔬菜大棚，把红利再返回给分布在各地的贫困村，实现成果共享。德拉龙村分得2个大棚，在此基础上，卢蓓蓓又为该村众筹了一个大棚。

在筹措资金时，闺蜜们一听说建小番茄大棚，都很支持。“水果小番茄，女孩子喜欢吃，等种出来我们除了自己购买，也推荐给亲朋好友。”爱心帮扶人士蒋莉笑着说。

如今，在炉霍县斯木镇的河谷地带，整齐地分布着241个“飞地智能蔬菜大棚”，其中一个就由卢蓓蓓和她的闺蜜们捐建。“我闺蜜蒋莉是做园艺的，她联系专家做技术支持，来提高小番茄产量。”

现在，在大棚栽种的小番茄已经挂上了枝头，卢蓓蓓和她的闺蜜们都干劲十足。“我们专门请人给小番茄设计了礼盒包装，提高销售产值。”卢蓓蓓告诉记者，4月份，她打算带上她的闺蜜们去村子里看看，“我的姐妹有做医疗的、有做教育的、有做交通建设的，相信大家会给村子带来各方面的变化，包括老乡思想观念的改变。”

如今，这个藏族小村正悄悄地发生变化。“村民们都希望得到电脑，想学到更多知识，了解更精彩的世界。”德拉龙村第一书记秋玛说。

盖新房娶新娘，76岁老汉过上新日子

新华社长春3月18日电（记者李双溪）红砖青瓦、几净窗明，在吉林省西部镇赉县双山子村，76岁的老汉温家运和老伴坐在炕头，满脸喜气。墙上有他手写的大字“人生如梦飞”，“飞”字长长的一笔，就像一条起伏的人生曲线。如果不是有照片为证，很难相信，两年前老汉温家运还蜗居在一间50多年的泥草房里。

酷爱摄影的驻村工作队队长潘晟昱的手机里，留下了几十张温家运老房的照片。照片上，一间破旧的泥草房，墙角挤着一排砖头，棚顶铺着七彩塑料布，木门框上手写着“劳动发财”。

潘晟昱记得，全村危房改造时，村支书林春喜说：“甭费劲了，他不会盖新房的。”

工作队来到他家时，被房子破败的景象震惊了。50多年的泥草房，每逢七八级大风吹过，墙上就少几片泥巴。每当大雨来袭，村干部害怕这里房倒屋塌。

“我都70多岁了，还折腾啥？人走了房子留给谁？”温家运把工作队的话“噎”了回去。

“他是没心气了。”林春喜跟工作队解释。原来温家运是个勤快肯干的人，那条“劳动发财”是他年轻时的座右铭。全家1.7公顷地，虽然土地贫瘠，但能温饱。

人生不幸，妻子和儿女都相继离世，留下他孤苦伶仃。岁数大了，铲地都佝偻身子，像只生气的猫。62岁那年，温家运把土地包给侄子种，自己赶着驴车到周边村屯回收废品，每年赚三五千元。不料6年前，他赶车撞上杨树，右腿骨折，看病花去3万多元。温家运卖掉驴子，从此困在家里。

脱贫攻坚以来，眼看其他村民拆了泥草房，住上砖瓦房。温家运就是不肯盖新房，贫困村无法摘帽。

“别天天来烦我，我就是不盖新房。”温家运将工作队撵出门外。

治穷先治心，工作队一口一个“温大爷”，给他“掰开饽饽说馅”：“您现在一个人，可盖好了新房子就不同了，住新房子心敞亮。再给您找个老伴，您的好日子就开始了。”说得温家运喜笑颜开。

工作队以为“成了”，结果他险些又变卦。

“你们盖房期间，我住哪？废品往哪放？装修怎么办？”面对温家运的连续发问，工作队逐一解答，直到他再次点头。

2017年秋天，50多年的老房拆了，一间40平方米的砖瓦房盖起来。不到一个月，温家运住进新房。农历小年，工作队带着滚刷来给他拜年，3个队员替他把新家粉刷一新。

第二年，经人介绍，邻村78岁的张桂芝和他喜结连理，新房子带来新日子。扶贫政策让老两口每年收入过万元。

记者临走时，温家运拉着记者的手，要求在新家合影。潘晟昱一按快门，映着笑脸的新生活记录在屏幕上。

广西瑶寨：春里采茶话脱贫

清晨，四面环山的村寨还笼罩在雾气中，56岁的瑶族村民杨云花就背起竹篓去茶园里采春茶。

杨云花家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云县加尤镇百陇村碑坳屯。这是一个典型的瑶寨，坐落在海拔700多米的山腰间。碑坳屯耕地少，茶叶种植是当地的主要产业。

“春茶价格比较高，现在一芽一叶的茶青每斤卖8到15元，毛尖茶青每斤能卖到40到60元。”杨云花家里种植的是凌云县特有的白毫茶。沿着寨子后面的小路，走上一个山坳，绕过一个斜坡，十几分钟就到了杨云花家的6亩茶园，茶树正冒出新芽，满目翠绿。

说到瑶寨过去的贫穷，村民们印象深刻。“房子几乎都是茅草房，瓦房只有一家，更不用说楼房了。”村民罗世刚回忆说。寨子位于深山中，山高路陡，尽管到镇上的直线距离并不远，但通往外界只能靠一条盘山路，到镇上赶集要走几个小时。

百陇村党支部书记阳长标也是村里的老茶农。1994年，阳长标到毗邻加尤镇的玉洪镇茶场打工，看到那里的茶农在采茶季节每天都有不错的收入，便决定返乡种茶，发动亲戚很快在山腰上开辟了5亩茶园。

在阳长标的带动下，寨子里的村民们也纷纷种植茶树。2003年，杨云花也在半山腰上开出了一片茶园。

“以前采了茶得背着走几个小时到镇上的加工厂卖，有时还得排队，有时甚至卖不出去。”阳长标说，为了解决茶农卖茶难的问题，2009年他在村子里办起了茶叶加工厂，2012年创办公司，走上品牌发展之路。

如今，百陇村的茶叶种植已经走出了一条“公司+合作社+基地”的路子，通过建设茶叶加工厂、保护价收购茶青等，带动贫困农户脱贫增收。仅2018年，阳长标的茶叶公司就支付当地茶农的茶青收购资金532万元，茶农户均收入约1.3万元。

“从3月份的春茶起，可以采到9月份，卖茶叶能保证我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有固定收入，有时候一天就可以有一两百元。”杨云花说，这些年家里种茶的年收入最高时能达到2万余元。

凌云县茶叶中心主任谢再腾介绍，全县从事茶叶生产、加工、销售的有4万余人，几乎每4人中就有1人在做与茶相关的工作。全县已有1.5万贫困人口通过发展茶产业实现脱贫。

傍晚时分，采了一天春茶的杨云花背着竹篓回到了寨子，到了阳长标在村子里开办的茶叶公司，过秤、现金结算，几分钟时间，杨云花一天的劳动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杨云花笑着说，通过种茶增收，家里新建了两层小楼，生活越来越好。

（记者黄耀滕、雷嘉兴）据新华社南宁电

贵州山区：春茶抢手用工紧俏

“来啦，来啦！”听到外面一声喊叫，陈燕青急忙跑出门去。只见两辆车缓缓停在她家工厂路边，原来是请的采茶工到了。言谈之间，早晨寂静的山坳顿时热闹起来。

陈燕青是贵州多彩黔情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公司注册地在六盘水市六枝特区陇脚乡花德村，目前经营着750亩茶园。

“主要种植浙江安吉白茶一号和黄金芽。”陈燕青告诉记者，她的茶口感清爽、品质优良，也因此受到市场的欢迎。去年，她和浙江一家公司签了5年保购合同，白茶和黄金芽分别能卖到3600元和4800元一斤。

“今年的春茶已经提前预订完了。”聊起茶叶销路，陈燕青一点也不担心，可眼前的用工缺口却让她有些焦虑。

陈燕青说，为保证芽头壮实、营养丰富，她规定“只采一芽一叶，不采独芽”，在回收时更是严格把关，对工人们的要求比较高。

在她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海拔1500多米的茶山，看到白茶一号品种大部分已经抽芽，但黄金芽目前还没有动静。

“两者发芽时间不一样。”戴上手套拔弄茶树、查看长势的陈燕青说，这种状况也让她的茶园和别处相比，有更长时间的用工需求。据介绍，去年她的茶园才开始小范围初采，吸纳了230户农户务工，其中贫困户109户，发放工资50余万元。

“没有高的下树率肯定就要亏了！”陈燕青说，未来茶园采摘还要持续40天左右，至少得保证每2亩地有1个人。今年她把茶青回收价调高到了40元一斤，但周边还是不好找工人，只能去远处招。

记者发现，在当地有这样担忧的茶企并不在少数。六枝特区双文种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张双文说，他的3000多亩茶园已经开采一个多星期，每天用工都在260人左右。

同在六枝特区的九层山茶叶种植基地，5000亩连片茶叶也正全面开采。公司负责人表示，采茶工主要是周边的留守妇女、老人。

“以前我在贵阳打工，现在回来带3个孙子，他们上学我就抽空来摘。”采茶工陈意珍腰挎竹篓，一边飞快地进行手上动作，一边答话。

“人力不足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六枝特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兴鹏表示，近年来，随着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以及劳动力外出，有一定的用工缺口。面对这种情形，企业都在努力通过多种方式吸引采茶工，下一步根据实际情况，政府会开展一些劳务对接活动。 **（记者向定杰）据新华社贵阳3月19日电**

特约刊登
碧桂园集团
扫描二维码关注
“碧桂园”
微信公号
扫描二维码关注
“新华每日电讯”
微信公号
新华社
民族品牌工程

本报全国代印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金华、宁波、福州、南京、济南、武汉、西安、成都、郑州、哈尔滨、长沙、贵阳、广州、南昌、重庆、合肥、兰州、银川、昆明、南宁、沈阳、长春、太原、石家庄、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海口、拉萨、西宁、青岛、喀什、无锡、徐州、台州